

典藏視窗

洪棄生、洪炎秋兩代文人的家族寫真

文／許素蘭 研究典藏組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台灣文學館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時代（1997~2003）受贈文學文物達7萬餘件。2003年10月開館後持續進行徵集工作，至今（2010年7月）又獲贈文學文物三萬餘件。本文特以館藏的洪棄生及其次子洪炎秋兩張家族照片，淺介一家兩代文人的創作精神及生命歷程。



洪棄生家族照片

捐贈者：洪小如（2006年9月捐贈入館）

洪棄生（1866~1928），本名攀柱，官章一枝，字月樵，日治後改名「縉」，字棄生，清領時期同治5年（1866）出生於台灣府彰化縣鹿仔港（今彰化縣鹿港鎮），為清末至日治時期，台灣古典詩大家，擅長各種詩體，創詩兩千多首，收錄於《諠譁集》、《披晞集》、《枯爛集》、《寄鶴齋詩選》等，其中之諷諭詩多以清末至日治初期時事為題材，尤負盛名。

洪棄生具強烈遺民意識與反抗精神，日人治台之後，洪棄生雖不得不接受「異族統治」的事實，但終其一生，過著半退隱的生活，除設帳授徒為漢文之傳續盡一份心力，其餘時間則寄情詩酒，凡是

日本人帶來的事物與政策，一律抵制，以示反抗之意，例如：他認為「電燈」是日本人帶來的，因此家中不裝電燈；他也禁止兒子學日文、讀公學校；而對於清朝遺民之象徵的「辮髮」，更是誓死維護，堅持不斷髮。

1906年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，將原本聽任台灣人自由決定的「解纏足」、「斷辮髮」，列為「保甲規約」項目，強制民眾放足、斷髮。

「斷辮髮」雖為「生活規約」，在深具漢族意識、以「言行抗日」的洪棄生眼中，卻認為剪去辮子就是向敵人投降，視「辮髮」為「華夷之辯」的象徵，堅持不肯斷髮，為了躲避執行剪髮的日警，竟過著躲躲藏藏、甚至足不出戶的日子。1915年左右，洪棄生終於躲不過日警的剪刀，被迫剪去相隨五十年的辮髮。為此洪棄生哀痛萬分，寫下〈逃剪髮感詠詩〉、〈痛斷髮〉等詩表達內心之痛。

此與長子棧材（後排左1）、次子棧楸（前排左2），以及長兄洪文瑞（前排右3）和眾侄子們的家族照片，攝於1906年左右，為洪棄生（前排左3）未斷髮之前的珍貴留影，照片中合影家人也都著漢裝，抗日意識表露無遺。



洪炎秋家族照片

捐贈者：洪小如（2006年9月捐贈入館）

洪炎秋（1899~1980）本名棧楸，又名樵，戰後改名「炎秋」，為古典詩人洪棄生次子，日治時期明治32年（1899）出生於彰化縣鹿港鎮，因父親反對子女接受日本教育，從小即由父親在家教授漢學，深具漢學基礎。1918年曾私取父親存款六百元赴日讀書，後因學費用罄不得不返回台灣；1923年考取北京大學，為該校首次正式錄取的台灣學生之一（另一位為宋斐如）。戰後歷任台中師

範校長、臺大中文系教授、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副主任委員、「國語日報」創社社長、發行人，著有《文學概論》、《語文雜談》、《洪炎秋自選集》、《忙人間話》等散文及兒童文學多種，對台灣之國語文教育，貢獻良多。

1946年5月，原本在中國北平教書，戰後擔任「北平台灣同鄉會會長」的洪炎秋，帶著二百多名被日本政府徵調至中國的台灣軍屬，由天津坐船，輾轉回到台灣。隨後，洪炎秋受聘師範學院（今「台師大」），未及上課，即被調任台中師範（今「台中教育大學」）校長。洪炎秋任職台中師範的時間很短。1947年「二二八」發生，即因被誣陷而遭撤職，後雖獲平反，卻也從此離開台中師範。

此幀攝於台中師範校長宿舍門前的照片，正是這短暫任期的紀念。拍攝時間約在1946年8、9月左右。

陽光朗朗人影斜，洪炎秋與次子洪鐵生並立於母親丁鵬女士（中坐者）左側，夫人關國藩女士手牽小女兒洪小如站在右側，剛搬進日式宿舍的一家人，高高興興地拍照留念。照片中丁鵬女士黑衣黑褲、頭飾黑色「眉勒」（「眉勒」為台灣漢族婦女，沿自清朝習俗戴在額頭的髮飾，具裝飾、保暖功能），一身漢族婦女傳統打扮，形象特別鮮明。☞

文物捐贈芳名錄

文／研究典藏組

本館於2007年6月印製《1997~2007捐贈芳名錄》，捐贈芳名記錄至2007年5月底止，未來將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，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，以記錄各捐贈訊息。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、學者、出版社，捐贈台灣文學相關圖書，充實本館圖書室，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，本館另致謝函，而不在此備載。懇請繼續惠允贈書。感謝各位，並請繼續支持與不吝指教。

2010年5月至7月捐贈芳名（敬詞省略）

夏祖麗、張至璋	夏祖麗、張至璋圖書及視聽資料
王信	王信攝影作品等
周振英	周金波藏書
呂自揚	手稿
祝建太	李潼手稿、圖書、器物等
趙婷	紀剛手稿、圖書、照片資料等
錢鴻鈞	鍾肇政信札等
林碧雲	洪醒夫文學文物
施叔青	施叔青手稿等